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目录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52
第五章	一代枭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65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84
第七章	恸哭家变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100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121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133
后记		137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阪神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风静斜阳里，星火微明觅归舟。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瑟芦荻秋。

一九九九年

自志轩与久美子离婚后，广浩听从母亲的决定一同搬回她的娘家、即幸雄在目白区的私邸。此后他念中学的几年，基本上受中田家的熏陶，年少时通过志轩仅有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接触早已完全断绝。在他二十岁那年，成人式举行过后，他更在家里长辈的建议下改从母姓。这原是父母在离婚协议书上订明的一项规定。广浩对此无可无不可。他对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当年虽然印象深刻，但随着日子的过去，他对父亲的牵绊，不论是思慕或是怨恨，已逐渐褪色。就像是一幅原来鲜艳夺目、色彩缤纷的油画，随着岁月的消磨，被遗弃尘封之后，变得暗哑没有光泽。也就像不少在单亲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样，广浩显得不太合群，与人交往时缺乏自信，处事时缺乏集中力。他一般地怯懦怕事；但偶尔发起脾气来时，可以一发不可收拾，无人能管束得住。这种任性和自卑、是矛盾不可解的情意结，深深地困扰着他而不自知。他多愁善感而神经质、习惯于负面思维，拙于沟通、老是怀疑别人，难以和他人融洽相处。在校内老师的眼中，广浩虽不至于被界定为问题青年，但表现平庸无特色。以他中田家的显赫背景，为什么广浩会这样，是否正是因为日本社会的所谓「父亲不在」的病态症候群？是否也是因为广浩过于被溺爱纵容？老师们都弄不清楚。

无独有偶，广浩和志轩一样，也考进关西的一所著名的大学。他入读大学后，和其它大学生一样搬进学生宿舍。由于他在家时任性惯了，但性格上却又落落寡欢、缺少朋友，遂逐渐染上了抽烟喝酒、打弹子机、搓麻雀等日本大学生典型的恶习。他只与少数几个同样内向的同学往来，把自己深锁在人家碰触不到的自我的小天地里，密封秘藏起来；对世间万事都带着狐疑、甚至是否定的悲观情绪。他和即使是好朋友，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家事，而最隐蔽的私底下的秘密，就是自己有中国人的血统。这种忌讳要到他改姓中田后才渐渐克服过来。

在抑郁寡欢的日子里，广浩却不可解释地爱上了飚车。这是当时日本大学生流行的一种冒险性的玩意：通常是富家子弟玩世不恭，借着开电单车风驰电掣，到处拈花惹草泡妞；但也有好象广浩那样的忧郁型的青年，飚车是为了宣泄对人生的怀疑及否定的情绪。当「暴走族」的风气弥漫全日本时，在高速公路上半夜与运输卡车抢路狂飙的，都是这一类「失落的一代」。而他们寻找刺激的方法，就是举行地下赛车的活动。神户市郊的六甲山，就是关西的暴走族非法赛车的热

门地段之一。

这年广浩刚升上大学二年级。大学生念书，上课是聊备一格而已。平时他们大都到处游乐闲逛混日子。六甲山的山道崎岖陡峭，而且拐弯很多，之字形的山路时而开扬时而险峻，因此被后生小子们选中了，在那儿黑夜飞车。其中最刺激的一项，就是载着女伴从山顶狂飙到山脚，比拼速度。那真是缺少点胆识都不成。广浩有吃抗抑郁药的习惯，瞒着家里人不让知道。可是这些药物多吃了反而令精神亢奋、判断力会大打折扣。一些平日他不敢做，也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药物的影响下，他都会有胆量去尝试和冒险。

不幸地，就在一次规模盛大的暴走族赛车中，广浩单人匹马参加，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那是关西地区有名的一年一度举行的春季六甲山飚车。不想这次失事了，令广浩抱憾终生。当他骑车飞驰下山时，在幻觉中广浩平白无端地想起儿时在高尾山与父亲志轩闹别扭的那一段往事。他悻悻然不顾志轩的足伤快步下山。出于对父亲的愤恨，他做出大不敬的行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实在十分内疚。表面的倔强，遮掩不住多年来长期潜藏于心底的矛盾、空虚和懊悔。毕竟志轩是自己的父亲，而且说到底这父亲并不是一无是处，怎可对他如此冷酷无情？他在弯弯曲曲的下山路上高速飞驰。晚上路面的灯光似乎并不十分充足。在前前后后被其它摩托车你追我赶的情况下，广浩的心神在回想前事时的疑幻疑真中闪烁不定，手脚偶尔会发软，眼睛偶尔会瞌垂，短瞬间偶尔会失控失神。不知道为什么，广浩眼前尽是志轩一拐一拐地拼命要赶上自己的幻觉。志轩那失望无措的痛苦神情，不断地在广浩眼前反复出现。山坡路是如此险峻，广浩的心神却那么恍惚。身后的电单车一架接一架超越他狂飙下山，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马达噪音和坐在骑士们身后那些女娘因受惊吓而亢奋的尖叫声。广浩终于在一个锐利的弯角处滑倒，整部车子飞离地面，在半空中打了几个旋转后，撞向山边的石壁，再反弹回路中心，撞上从后接二连三冲将过来的几架摩托车，再翻滚一段下坡路之后，呼啸着飞堕山崖。幸好广浩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赶紧跳车逃生，但还是整个人撞到崖壁上，翻滚十数公尺后才在公路的护栏边上被阻停下来。他整个人沾满血污，鲜血从额头、前臂和胯部汩汩流出，不醒人事，当场晕死过去。

到广浩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已身在神户市属医院的深切治疗部。他醒过来，已经是车祸后的一个星期了。他睁开眼睛时，良久才恢复记忆，认得眼前围拢上来的久美子和良子他们关切的面容。广浩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真是死里逃生。他最后康复出院时，脸上留有约两吋长的疤痕。他一边的大腿外侧有大面积的植皮。小腿胫骨由于严重骨折，兼且断骨外露，腿部因而严重变形。原来那天晚上出事后，部分不负责任的暴走族纷纷作鸟兽散。有些伤势较轻的也选择自行离去。他的一个同窗和几个热心助人的朋友赶紧飞车下山致电求救。但尽管如此，仍拖延了不少宝贵的抢救时间。警视厅由于缺乏强力的左证，最后除了要求投案的各人签署「悔过书」外，全部不予起诉。到广浩终于可以下床行走时，不幸地惊觉左右腿长短不一，余生只能一拐一拐地颠簸着走路了。他竟成为一个残疾人。医护人员虽然老早已预先告诉他，最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但他在接受物理治疗、学习重新走路的期间，实在厌恶地不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不能原谅自己。他十分懊悔，为什么会犯下这弥天大错而抱憾终身。久美子他们的关爱、悲恸和痛心疾首，虽然对他百般怜爱和安慰，也于事无补。可悲的是，他清楚地

记得，车祸前脑海中反复出现的幻觉，正正就是父亲志轩那一拐一拐的形象。打从那次志轩在高尾山摔跤弄伤了腿的时候起，家里就开始分崩离析，最终导致父母离异。过去近十年来广浩缺乏父爱，因而日益孤僻、甚至抑郁成病，形成内向和多愁善感的性格，恐怕都肇因于此。如今他自己走路时竟也这样一拐一拐。他感到非常惆怅。

在广浩留院做物理治疗的期间，有主治广浩复康的物理治疗师叫江夏丰的，已年近五十岁，对广浩十分关心。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对年青人怀着好意。他了解到广浩的病情后，认为应该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一并治疗他的抑郁症。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广浩谈心，鼓励他不要因为足部的残废而灰心。

为了有共同话题，有一次江夏丰谈起广浩母校的一些事情。他留意到广浩原本有非日本人的姓氏，慢慢地他对广浩家庭的状况有所了解。但他不知道这个「程」是什么汉字，还以为是「郑」。在日文中，这两个汉字的发音都一样。由于这间医院是关西地区之内、好几间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他对包括广浩就读的大学在内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事都颇有了解。他为了鼓励广浩，特别提到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关西一所著名的大学校内学生们的热烈的运动。当年激进的学生们攻占一幢教学楼，要求大学当局进行教学及校政的改革。校方召警队驰援，学生和警察多番械斗，引起了不少伤亡。那时候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全球，美国的学生反越战，法国的学生争取基层权益，还有不少其它国家和地区，青年和学生的运动此落彼起。他们多少都受到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的影响。红卫兵这种具有某种全球普遍性的反建制左倾思想，当然也冲击着日本的学生。那大学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原本就有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的传统。日本右翼保守派和左翼激进派同时在大学活跃，当年双方剑拔弩张对立得很。江夏丰提到田中角荣访华后，左翼学生同情中国共产革命的，纷纷组织访问团到中国去。日中建交后，上海和大阪两地结成姊妹城市。江夏向广浩介绍道：「那时候有一个出类拔萃的留学生，是姓「郑」或者什么的，跟广浩君你的原姓发音相同。他成为大阪市长的私人翻译，经常有文章发表在政论刊物上。他鼓吹中日两国应从深层的文化交流方面入手，消弭两个民族之间近百年来结下的血海深仇。这种倡议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江夏继续说道：「这位留学生后来成为校长指导他攻读硕士课程的高材生。那几年间校内无人不知。」

广浩听江夏的叙述，初时还不大注意；后来仔细听下去，讶然醒觉江夏说的这个留学生应该就是程志轩 --- 他自己的父亲。这些有关志轩的事情，他从来不曾听母亲或幸雄、良子他们提起过。他自此开始对过去持有的一些对父亲的成见发生怀疑。他利用在医院康复的时间，通过江夏增加对自己和父亲的母校的了解，逐步知道自己过去一直以来对父亲未知的一面。他怀疑过去一直以来对志轩的看法是否偏颇不公平。于是，小时候父亲对他的种种慈爱和关顾都重新浮现。他为自己的无礼和不孝而感到羞愧。父子何时能够再相见？广浩感到黯然销魂。

他知道，这次车祸若志轩知道了，会为他感到伤心。他上大学的学费都仍是志轩在默默支付的。志轩另外还定期支付他母亲赡养费。虽然中田家非一般的富有，对这个绝对不稀罕。这些事情都是近年他长大后，零零碎碎地从旁得知。他知道父母的离婚协议书里面有这么几条规定：他到二十岁后可选择改从母姓；

志轩要负责他的教育费到大学毕业为止；志轩要每季度给予久美子赡养费到她改嫁为止。还有就是限制志轩，在广浩二十岁前如要与广浩见面，事先都要得到久美子的同意。这么些年来，母亲和外公幸雄（数年前已逝世）、外婆良子他们就好象志轩这个人已从人世间蒸发掉，从来就不见他们在广浩面前提起过志轩。看母亲和真由纪这样的近乎同性恋的关系，似乎母亲是不会改嫁的了。广浩对志轩感到可怜复愧疚。父亲纵使有千般的不是，也许不至于这样 --- 落得妻离子散孑然一身的下场。他是否会偶尔想起自己这个儿子？广浩知道，他应该仍在东京，仍当副教授。要找他应不困难。可现在他这样一拐一拐的，大好的年青有用身，竟落得这个半残不废的模样。广浩感到十分懊悔和凄凉，在病床上几番潸然下泪，顾影自怜、彷徨无计。他决意要瞒着母亲，和父亲恢复联系。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宫墙柳，今乌有。沉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人成各，今非昨，雨送黄昏花易落。角声寒，夜珊珊。怕人寻问，忍泪装欢。难！难！难！

二零零二年

志轩和茜妮一先一后从上海市政府民事局的办公大楼走出来。不想才半天工夫，原本阴霾密布的天气，已变得漫天细雪纷飞。灰蒙蒙的一片天，豆大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下来，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肩膀上。白发苍苍、显得老态龙钟的志轩，穿著十多年前的旧款厚绒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迎面而来的冷风令他有点瑟缩胆怯。茜妮穿著入时，淡蓝的贴身齐膝的大衣，围着长长一条红绒颈巾，脚上一双枣红色的短靴，大衣和短靴之间隐约露出一截穿著肉色尼龙丝袜的小腿。

一年将尽，他们俩人刚赶及在年底前办完离婚的手续。茜妮在寒风中向志轩鞠躬道谢，说道：「长久以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店里的生意我会努力经营的。将来一定起码把本钱赚回来还你。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关爱和照顾。」顿了一会，茜妮继续说道：「就当是你帮助过一个可怜无助的弱女子。她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再见。」茜妮说着说着，渐渐地哽咽起来，语音带着哭泣。她想起五、六年前她和志轩一同返乡见舅父母议婚的情景。往事并不如烟，那一幕迹近买卖婚姻的情景至今她仍感到羞耻，而且她愈是要忘记它，那难堪的回忆愈是没能抹掉。一直以来，她对眼前这个既熟识又陌生的男人，总是心存感激的。

茜妮说完这一番话后，抬起头来，在雪花纷飞中，再一次深情地看志轩一眼。她知道这一次道别后，或许彼此再会无期。她要把眼前的志轩，好好地在自己脑海里拍一张纪念照片，让他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志轩表情沮丧木然，空洞的眼神遥望远方。眼前这位红粉佳人，他愿意她是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知己？他现在真的说不清楚。他喃喃自语道：「是啊！就当我是个摆渡的船夫，送你走完这一段水路。」他多么希望他能够一如往昔，紧紧地拥抱眼前这个清丽脱俗的女人。茜妮也是多么希望能够走近一点，与志轩拥抱吻别，就像她熟识的电影里面生离死别的镜头。可是双方之间的鸿沟是那么深，这一刻却是做不到的了。

茜妮哽咽道：「志轩哥，我真的很抱歉。」志轩凄然回答：「来生如果能再见，请千万不要跟我说抱歉。」茜妮慢慢转身，眼泪已止不住夺眶而出。她向雪中走去。志轩呆立着目送。从感情投入的角度来看，他知道她是他最后的一个女人。婚后不久，那年冬天在日光温泉民宿，两人正是情到浓时、如胶似漆的时候，茜妮第一次到日本来。也是这样一个下着大雪的天气，室内温暖如春，窗外的积雪却已堆积到及于窗台外沿。抚今追昔，此情此景真是难堪得凄苦，因为他们是

彻底地回不去了。

志轩心内无声地呐喊着：「茜妮！茜妮！」像是在遭到梦魇时一样，他不但手足不听使唤，连自己说的话都是沉默嘶哑的；当事人也完全听不到，何况对方？

对志轩来说，过去大半年来他真是渡过了一段艰难的痛苦挣扎。他怒极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曾经处心积累要和茜妮同归于尽。他甚至想好了一个法子，就是引汽车废气进车厢之内，诱使茜妮和他一同坐车到某处偏僻的地方下手。他多年来陆续买了不少安眠药没有实时吃掉。现在可以用得着了。他要设法让茜妮下次到东京来的时候安排好这样一个行程——到热海去先洗温泉，然后开车到伊豆半岛的山崖边上进行最好。又或者干脆简单地把汽车高速度地驾驶着连人带车摔到山崖下边，可以死得痛快。那地方景色优美，遥望蓝天碧海，偌大的东京湾接着西太平洋。那儿也不算太僻静，很容易会被途经的其它车辆发现他们出车祸或自杀后两人的尸首。

「在这里一块死掉也没有遗憾吧？」那次在日光温泉，他这样问过茜妮。她当时怎样回答他？他不敢肯定她是否这样含笑响应：「好！」，然后是：「不过，为什么呀？」是的，她当时是这样愉快地、含糊地回答。然后她嚶的一声，翻过身来投进他的怀抱。他满意地来回轻抚她裸露在被子外面光滑的臂膀和背部，被子内面双方紧贴纠缠着的裸体互相向对方取暖。窗外的雪花静静地飘下来，整个晚上都没有停止。他当时这样询问她，一半是闹着玩笑，一半也许和他默许认同日本人对生死爱恨的价值观有关。生命满开时就是最完美地划上句号的时候。又或者这思想是知易行难，更多的情况是当事人陷入困境不可解脱时采取一种决绝或逃避的做法——不惜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或结束他人的生命来证明一些什么。

而为了达到这个双双殉情的目的，那次撞破茜妮和昭介的奸情后，志轩初时装作若无其事，在茜妮面前绝口不提昭介的事情。他要使茜妮毫无防备。想象着这个结束双方生命的「死亡之旅」，一段时期内反而使志轩感到亢奋。他甚至向一家修理汽车的公司报读了一个汽车修理的速成课程。连续几个周末，他孜孜地学习换车胎、换车门玻璃、洗引擎，甚至修理火嘴、更换制动装置的箝制铁皮和变速装置的齿轮箱。于是他明白到怎样在死气喉插上胶管通过车尾的行李箱引进车厢里来而不为人知。他对高速度驾驶也变得有点着迷。这一段时间，志轩的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狂燥和由于有阴险思维而引起的冲动。他变得话多了起来，而且后来渐渐不再介意在茜妮面前提起那个情敌。

志轩漫不经心地问道：「他最近怎么了？还有没有找你？」茜妮摇头，小心翼翼地不置可否。「年轻人偶尔放浪一点也许是现代的爱情点缀吧？老是陪着我这老头不觉得单调乏味？」志轩拥着茜妮双双跌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双手很不规矩地在她身上乱摸。他是豁出去了，他不再掩饰自己追求肉欲满足那色情狂的一面。他追求赤裸裸的手足之欲，而且现在由于自己感到有点理直气壮而变得肆无忌惮。反过来茜妮倒要在这方面迁就他。毕竟她自己感到有点于理有亏，虽然百般不情愿，茜妮在志轩面前变得胆怯和顺从。他们之间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茜妮憎恨自己零售似地向志轩出卖着青春和肉体。她又有点可怜志轩迟暮之年仍沉溺于追求肉欲的满足。有一次，在淡淡的激情过后，茜妮敏感地察觉到志轩的心灰意冷，于是静静地说道：「志轩哥，你是早已不再爱我的了，是吧？」志轩

听在耳里，虽然不敢相信但还是冷静地要茜妮再说一遍。良久，他才答道：「我还以为你早已不再爱我了呢。」这是一个年老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之间精神状态出现极大落差之后的必然结果。偶尔志轩会力不从心，但已不再为此感到羞耻或失落。茜妮也不再豁出去似地百般奉承。志轩慢慢地喜欢喝酒和抽烟，茜妮却越发追求生活质素和品味。对其他女性，他已不再心有旁骛。茜妮却瞒着志轩仍和昭介往来。只不过在那次之后，茜妮已提高十分的警惕，任是志轩多番观察、盘问和旁敲侧击，她是再不会让志轩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的了。她只需要矢口否认而已。志轩反正有他的计谋在进行中，也看开了。在他们彼此的心坎中，就好像是各自有日蚀或月蚀在分别进行，被一个黑影逐渐吞噬原本是澄明一片、皎洁无瑕，完美无缺的爱心。

于是茜妮凄然饮泣，搂着志轩的头颈，抚着他花白的鬓发和颈后松弛的皮肤，抽噎着哭道：「志轩哥，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会好好地补偿给你。我也不敢请求你原谅我。是我觉得对不起你。」她言下之意，是为日后双方分手先埋下伏笔。志轩那会听不出这弦外之音。半晌之后，他爽快地答应道：「这个以后再再说，也许总会有这一天。」床上茜妮的衣衫凌乱地散落在一旁。志轩讨厌自己手背的皱纹 --- 虽然他眷恋自己手中轻轻抚握着的茜妮的红色内裤，上面印有那熟悉的蝴蝶图案，而且触手犹有她的余温。最近他写的文章，就是禅学里面色和空的关系。他有点万念俱灰。他那时候是决意和茜妮殉情的。「死也要死在一起。死也要带你一道走。」

个多月后，茜妮在仲春的时候终于再次来到日本和志轩在一起时，志轩早已准备就绪。他细心地安排好到热海和伊豆半岛的每一天行程，把日本人所谓的「无理心中」，即强迫性的殉情 --- 男方或女方谋杀对方后自杀的做法，选定在一年之始，即四月一日。

就在出发前的一天，意外地志轩接到两封来信。一封是广浩从加拿大寄来的 --- 他竟到外国深造去了。虽然是淡淡的短短的几段闲话家常报平安，但却情见乎辞。他开首就称呼他「父亲」。志轩反复地把这封信看了十多遍，不忍释手，到后来都差不多可以把整封信背诵下来了。他忍耐着不告诉茜妮，装作若无其事。屈指一算，茜妮恐怕只比广浩年纪大上二、三年而已。这儿子或许有点想通了吧？久美子也好久不见面了。是不是真要就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算起来幸雄离世也已七、八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某些方面恐怕还是他这个「支那人女婿」做得有点不大对头。

另一封信，却是东京都内一份时装杂志寄给茜妮的；为方便订阅，日文杂志都寄到志轩的地址。因是日文书信，因此志轩打开来和茜妮一同看了。意外地，这个杂志评选去年外国的时装界在日本采购的成功从业员，把茜妮选上了十大之一。那是一封道贺信和邀请信 --- 邀请她六月份在日本时装出口业界周年大会上接受颁奖。这里面自然主要是茜妮多年来努力奋斗的成绩，或许还有包括昭介在内这一批日本合作者和业务上的配套伙伴的推介和引荐。志轩为茜妮在事业上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当然也兴奋莫名。为此，这几天在出游的途中茜妮表现得十分雀跃。她实在无法想象志轩的杀意，因而全然没有防备。她满脑子想的都是下一年度的业务大计。但陪伴志轩哥到处逛逛也是应该的，虽然在他们之间大概已没

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和兴趣。

志轩当天按照原定计划，说是要开车到伊豆的南端看崖下的景色和听潮水拍岸的海洋呼吸声。车祸发生后，志轩和茜妮奇迹地竟都不死，被送到医院经抢救后都先后复元。一切都无声无息、无嗅无味，像一场噩梦，醒过来后就只剩下不可思议的回忆。五月初，出院前一天的晚上，志轩看着茜妮沉沉睡去宁静而姣美的面庞。窗外，天上是一弯新月和稀落的繁星。良久，志轩重又想起广浩的来信，重又想起人家六月要邀请茜妮出席的颁奖礼。不过，他决定那时候应该要让茜妮单独出席了。他是否也应该想想，去一趟加拿大。毕竟父子情深，没有解不开的死结。他决定现在是放下的时候了，是撒手的时候了。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禪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声音。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人事历然天道疑，英雄奸佞亦真姿。女儿掖持天下法，渔樵闲话有禪思。

二零零四年

这已经是二零零四年了。志轩自从辞去大学教职之后，逐渐进入半退休的状态，身体的状况又大不如前，平时只读些闲书，栽花种草渡日。这天广浩又有信来。他拉过一张藤椅在院子里坐下，沐浴在阳光下，呷着清茶细读。这几年儿子会偶尔来信。除了报近况话家常之外，也会发点议论。这次他就谈到这么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屡就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事提出抗议，为什么自己就不检讨一下，也认真看待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客观？有没有批判封建王朝的专制主义和腐朽落后，诸如愚民政策、吏治腐败？是否也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实事求是地革新开拓、讲真话、揭黑幕、反专制？中国是否应该对日本公平点？」志轩反复细看广浩的来信，里面措词婉转，似已充分考虑到要避免触动受信人的神经。志轩心想，广浩的观点也未尝没有道理。他为晚年能够最终父子恢复某种联络感到欣慰。这些关乎国家民族之间的涉及历史进程的大道理，可能几百年后仍会争论不休，何苦父子两人因此缠夹不清地争辩？近年在中国大陆，反日情绪又复高涨，而日本又有反中国的组织正蓬勃发展，这真非两国人民之福。志轩逐渐步入暮年，昔日如有什么雄心壮志，也早已消磨殆尽，而自己处于中日的夹缝间，惟对时局感喟唏嘘不已。

如今幸雄已去世多年，良子病重在床，久美子杳无音讯，而广浩尚未成家。当他头一次从广浩的来信中，得知广浩因车祸跛足的时候，真是惊骇莫名、懊悔万分。如果不是骨肉分离，何至儿子遭此天谴？志轩为此自责甚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内郁闷绞痛，长夜无眠、默默垂泪。他恨不得马上要见广浩，紧执他的双手，恳求他的原谅。他现在是真正地懊悔自己的过去。他认为这是他亲手拆散了自己的家庭。他真是做错了。

而这一切都怨恨已迟。已过去的不能重新再来。已发生过的事不能当做没有发生过。于是，他想起河南法云寺的法秀禅师临终时的几句偈颂：「来时无物去时空，南北东西事一同。六处住持无所补，」然后禅师良久不语，最后一句竟迟迟不说出口。在旁边敬送法秀禅师最后一程的一众僧人，恭敬地问道：「禅师何不道出末后一句？」好似不讲最后一句遗偈，就不圆满似的。而这时法秀禅师竟说：「珍重、珍重！」就撒手圆寂了。这三句偈颂是否因为缺少了末句就显得残

缺不全？千百年后的今天，志轩本不欲强为画蛇添足。他阅尽人间几许悲欢离合，很自然地就想到：「对决无我亦无中」。「无我无中」是日语，意思是专心一意、心无旁骛，甚至有点痴迷不悟、执着盲动的味道。日本人毋宁对这种精神状态是赞美的、欣赏的，不一定具贬义。是的，所谓六处，即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如果真能六根清净，灵台澄明，何须对自己的影子乱挥刀剑，无我无中地与之对决？影子随身，斩之不去。这种对决，早就命定没有结果。至此志轩真有点翻然顿悟的感觉，心内一无窒碍，无处可惹尘埃。当下他才彻底地领悟到六祖慧能心无一物的色空境界。近年志轩的禅佛修为大有精进。偶尔午夜梦回，尽管想起和茜妮枕席间的绮腻春光，以至半生和各色女子的艳情交际，现在都已波澜不兴。想来人间爱情，谁不是千疮百孔？谁能完成那「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百年梦呓？志轩不懂得怎样去挽救女人逝去的心。他遭遇过两次感情的失落，也经历过在遗爱的日子里的轻狂纵恣。他曾经用过不少方法去取悦、笼络、甚至奉承、讨好他钟情的世间女子，结果都事与愿违而徒劳无功。当一切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后，志轩也曾走歪路。那些在心灵深处的挫折和怨恨的思绪，会得变成邪恶的念头，渐被松绑释放出来，露出獠牙，以至于爱恨交缠，在正负两极之间徘徊。有时是最深情的叮咛，有时是最暴烈的怒吼；有顾影自怜，也有块垒难平；有时候隐忍不发，话到口中留半句；更多的时候是控制不了刀子嘴，伤害自己心爱的人。在与久美子和茜妮先后两个妻子的交往中，他时有「一个人太少，两个人太多」的呻吟；也有「与其一个人痛苦，不如两个人同归于尽」的怯懦。是的，人间爱情谁不是千疮百孔？世间上那有一帆风顺、海枯石烂、至死不渝的爱情？志轩困惑于自己在感情路上的挣扎和艰难，与及在寻寻觅觅中的自暴自弃。这人生的抉择，有时候真是不可理喻。他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尽管不认不认还须认。他自认为已看破滚滚红尘，实质上他是遁情毕竟更痴情。这一段客途遗恨，是多么漫长的孤身一人旅。六祖慧能的法音：「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让志轩这迷途者体悟到，不怕迷起，只怕觉迟；而且人生要入世，从世间体验觉悟，才得正道。所以不应钻入牛角尖或进入死胡同，放下就有收取，舍弃就有得着。而「兔角」这个中国的古词，现在日本人还沿用。在日本人之间，当双方为某一个观点有所争议时，最终会有人先以「兔角」来总结。就是说，「总而言之」，要从现实中寻求共识，不会是某一个观点全对、或某一个观点全错。世间万事万物，共和共存共荣，都是菩提，都是般若，都是真理。想到这里，志轩对广浩在信中提出的质疑，认为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末，日本人反过来质疑中国人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无道理。

志轩和广浩是两父子，可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中日之间或许以父子关系相比拟，会有点不伦不类。但既同是亚洲人、而且毗邻而居，以兄弟关系甚或夫妇关系相比拟，似乎勉强说得过去。正唯如此，如果从修身齐家这个角度来看，国际间相处之道也许与伦理纲常之道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日本有欠负于中国的，俯拾即是。中国有苛责于日本的，也不在少。例如相扑，现在一般人都以为是日本的国技。其实相扑这个是唐朝的国粹。安徽有一个南泉普愿寺。南泉师父就曾有偈语，叫「解体相扑，一拍双泯」。他的门徒有一次要出外修行，临行前请教南泉师父：「我到外面去，如果有人问我，你师父近日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南泉师父就以这八个字回答他的弟子们。南泉师父真是弄通了相扑的大道理。两块大肉惨烈地互搏相扑，正是一拍泯恩仇。胜负之间不过电光石火之际，而彼此不伤皮肉，胜败自分，何须你死我活？那有这么多不可解的越代冤仇！

中国和日本，何不从对方的行止看出自己的影子。

志轩心想，自己走过这么多年的辛苦路，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和厄困，毕竟这一生行旅，虽最终无人陪伴，但自有白云青山相陪的孤高。志轩想象自己这日趋衰弱的身躯，自会随同寒暑迁易而逐渐萎谢，但此心正如同山何日月一般清冷凝辉。他要保持这无价的体性，坐着死去。现在，在这形单影只的隐居生活中，接到儿子的来信，心中倍感亲切温暖。趁着这风烛残年还可赶一点余路，他要自由地在光明道上安步而行。「恁谁问，有谁知我此时情」？

这边厢，锦满在香港正筹备周末的「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示威游行。近年来在他身边结集了一群年青人。他们思想活泼，融汇中外各种新思潮，以互联网的方式互相连结，活动办得红火。他们不屑传统的一套，不设什么组织架构，自称「圆桌武士」，每人在圆桌前都可以是主席或领导人而无分彼此，因为大家都一视同仁。近年中、港、台等地的年青人相互间的交流活动特别广泛，他们天南地北、各具不同的背景，但都有忧国之思。不过，比较达荣、锦满、甚至育良他们这些老一辈不同活跃程度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容或更敏锐、更具时代感。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们不一定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而更倾向于从全球化的战略格局来分析理解。他们强调：只有价值认同，没有民族认同；真是掷地有金玉声。锦满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活动方面，真可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究竟是什么推动着他，老是停不下来？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人生有点理想，有所追求，总是好的。这么多年来，他参与对日本「军票索偿」的运动，支持慰安妇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列岛，反对日本当局纵容出版商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支持台湾原住民抗议日本殖民时期的劣迹恶行。一整代人过去了，而他仍然站在前线，孜孜不倦地扶掖后进，前赴后继地择善固执。有些在他身边的年青小伙子，甚至尊称他为石老师，视他为社会运动的先驱楷模。难得的是他工作有分寸，不愠不火，适可而止，不以短暂的成败利钝来衡量自己投下的心力。更难得的是，他并不一味的反对日本。在中日人民友好交往这样一些民间活动中，在达荣的邀请和引介下，他也有参与，扮演着一个温厚的角色。

这几个月来，中国各大城市都爆发反日的示威游行，部份群众更有激烈的行为。中国政府好象和示威者有默契，并不强加禁止。毕竟国际形势已在默默地起变化。台湾的地位，在统独之间摇荡不定。美国表面上反对台独，但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最好是不统不独就这样永远僵持下去。而日本近年来已明显地以中国为即将出现在东亚的假想敌，处处以箝制中国为最高国家利益的原点来考虑问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自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来，近年形势的发展已达两国关系的新低点。长此下去误会日深，不排除有逐步引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有识之士虽感心忧，但平民百姓一般地仍是安之若素。当今之世，还有多少个会像陈天华那样因报国无门而蹈海殉国？还有多少个会像林觉民那样为投笔从戎而壮烈牺牲？还有多少个会像谭嗣同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引颈就戮？还有多少个会像秋瑾那样为国家民族心甘情愿地死于刑场之上？「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毅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镜湖女侠淡出的身影背后，开启当代中国女性在开放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发展进步而继续奋斗的新篇。大约六、七十年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纷纷舍弃家园，间关万里，扶老携幼，徒步攀山涉水走向大西南，为了逃避日军的疯狂进迫，也为了长期抗战，要转进西南建设大后方。他们在这绵延千里滚滚如洪流的人潮中，天上不时有日机凶残地投弹轰炸，途上饥寒交迫伤亡无数。赶不及上路的城市里的人口，有多少像南京的市民一样被屠杀、被蹂躏？侥幸逃出战火上路逃难的，有白发苍苍的姥姥，有怀着身孕的母亲，有巾帼飒爽的娉婷，有幼失怙恃的女孩，更有还在襁褓的女婴。她们都继承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宁死不降的优良传统，体内流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华夏血液，夷然地在极度贫弱凄苦、颠连困顿的环境中生存、斗争，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直至打倒入侵的敌人，战胜昊天的横逆为止。死亡和灭绝的阴影在血色中狰狞地威胁着民族的生存和延续。中华男儿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承先启后，也为了保卫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奋勇杀敌、坚毅不屈。这是气势磅礴史诗式的民族大迁徙。如今在祖国大地上，又是人民的大迁移大流动，但一片热烈兴旺为了繁荣富强，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建设祖国美好的明天。在这历史的长河里面，有茜妮过世的母亲，也有茜妮她自己，也许还有茜妮的女儿，正茁壮成长。志轩在电视上看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沈阳等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手中拿着广浩的来信。他在这历史的夹缝中茫然若失。正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 「六处住持无所补，对决无我亦无中！」

（全书完）